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81

華茲華斯

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 印 翻 勿 請

有 所 權 版 ■

華 茲 華 斯

——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81

主 編：梁 實 秋

作 者：杭 特 · 戴 維 斯

譯 者：趙 國 梅

插 圖：劉 宗 銘

出 版：名 人 出 版 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二樓

電 話：七〇三三二二三

郵 撥：一〇三三五二五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師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81

華茲華斯

考克茅斯——佩陵斯·····	五
鷹頭鎮·····	二
劍橋生涯·····	三
法國之旅·····	三
倫敦來去·····	四
隱居西郡·····	五
德國與「抒情歌謠」·····	五
鴿舍小築·····	六
婚禮的祝福·····	七



蘇格蘭之行·····	六
驚傳噩耗·····	九
辜勒基歸來·····	一八
友誼決裂·····	二六
躋身上流人家·····	三四
政治與詩·····	四二
瑪麗、桃樂絲和孩子們·····	五一
老友與親人·····	五二
聲名大增·····	六九
好友凋零·····	七六
苦盡甘來·····	八八
晚年生活·····	九五
後記·····	一〇一
年譜·····	一〇三



考克茅斯——佩陵斯

威廉·華茲華斯於一七七〇年四月七日生於肯培拉的考克茅斯。威廉曾表示他非常喜歡他的出生地，事實上，在他出生成長的那幾年，他在考克茅斯的家人無論在健康或產業上都處於顛峯狀態。他的童年處在非常實在的中產階級的生活中。在死神未侵襲他家之前，小威廉還真過了一段可算是特權階級式的優裕及舒適的生活。

他出生的房子是一七四五年由肯培拉的警長所建造的。那時候，整個考克茅斯僅有一條大街，而那座房子就座落在環境較好的北面大街上。後院還有德溫河緩緩流過，風景十分綺麗。

考克茅斯是整齊、可愛的臨河商鎮。它的名字是由德溫河的支流考克河而來。這兩條河在華茲華斯住所不遠的地方匯合，然後流過他家的後院。童年時代，華茲華斯曾有不少時光在兩河的岸邊嬉戲玩耍。在日後的作品中，我們知道他較偏愛德溫河，他曾稱之為「最可愛的小河」，而考克河卻只在『前奏曲』中出現過一次。（『前奏曲』是詩人描述他童年的長詩。）

威廉的父親名叫約翰·華茲華斯。他老家在肯培拉東面的佩陵斯。因工作的關係，才由佩陵斯遷至考克茅斯。他二十五歲那年與十八歲的安·顧克森結婚後，於一七六八年生下長子理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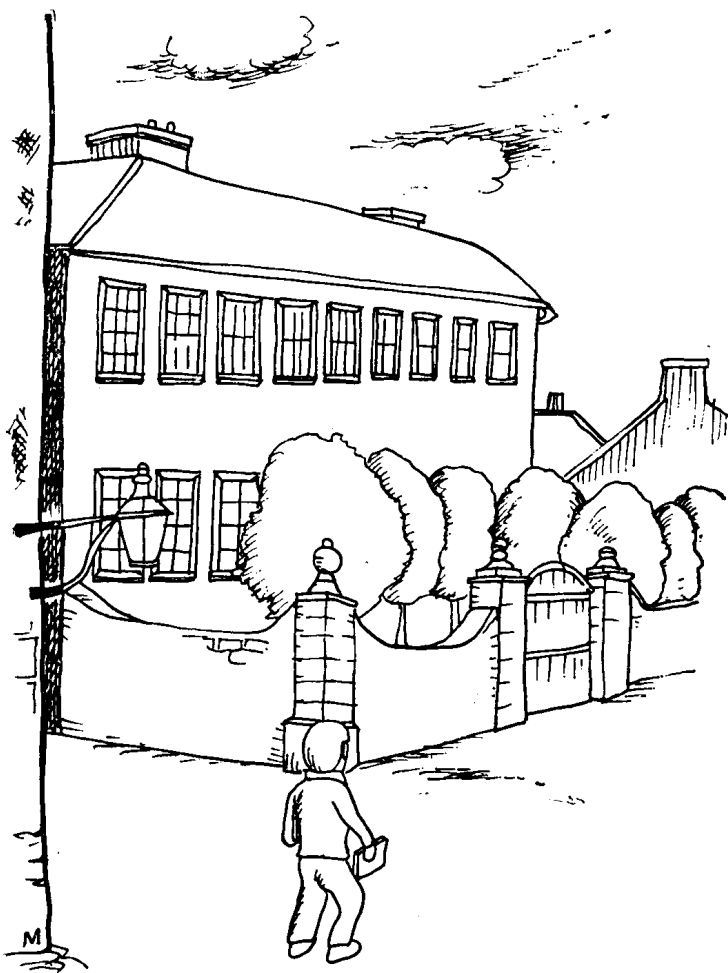
隨後，陸續生了老二威廉（一七七〇）、女兒桃樂絲（一七七二）、三子約翰（一七七二）及么兒克里斯多夫（一七七四）。雖然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一口氣生五個孩子是太多了一些，但在當時卻是件挺美滿的事。四男一女，女兒又居於兩個兒子之間，孩子們生下來個個健康，又都很順利地長大，這一切都是十分令人羨慕的。

約翰搬到考克茅斯定居，完全是爲了工作。因爲老華茲華斯（即小威廉的祖父）替羅德家族工作，與羅德家族關係很好。所以，約翰一旦學成，羅德爵士馬上就替他安插了一份很好的職位，給他一所寬敞的房子和很優厚的薪俸。他的工作是管理羅德家族在肯培拉西面的財產，自然要由東面的佩陵斯搬來考克茅斯長住了。

羅德家族本是羅德郡的居民（在佩陵斯以西），一千年來都是湖區的首富和大地主。在十八、九世紀之交，他們就像封建郡主般的控制肯培拉及西姆藍。很明顯地，他們自然也左右了華茲華斯家族的生活。

他們是靠引進工業到肯培拉而發跡。隨即，他們把工地的財富投資在礦場，及船業運輸上，又建設了一個小港口——白天堂。從此成了當地的首富。

當時，羅德家族在建白天堂這個港口時，確實花費了一些心思。他們特地請專家來設計，畫藍圖、雇請優秀的工程師，可謂世界上第一個被實行的城市計畫。終於將只有三十幾戶人家的小鎮，改造成繁榮通商的港口。在當時是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港，至今鎮上的那幾條大街仍表露著昔日的英姿。



約翰·華茲華斯在羅德家的工作並不輕鬆，常常要四處奔走，非常辛苦。其中還有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事，那就是要替羅德家族張羅競選的事情。雖然大選的時候，也會興奮一陣，但平時就十分瑣碎惱人了。他不但要照應羅德家族的支持者，還要招呼他們吃喝玩樂，按時送些小禮物，一旦大選到來，就要隨時去提醒他們不要忘記供他們享樂的恩主了。

羅德家族的名聲不好，外傳他們是土霸王。做人亦不大大方厚道，雖然傑姆士·羅德日後升為伯爵，但一直不改刻薄的作風。但是他們家待約翰還算寬厚，給他一份薪俸外加房子。再靠一些祖產，約翰·華茲華斯一家人也過得很豐富和樂了。

約翰的個性如何，鮮有人知。只曉得他朋友很少，也許是因為在羅德家族工作，很少與外界接觸的關係。後代僅知他是個知書達禮的人，熱愛文學，是把威廉帶入文學領域的第一人。他不但介紹他看『天方夜譚』、『唐吉訶德傳』、『格利佛遊記』，還帶著他讀莎翁、史賓塞、密爾頓的作品，為威廉開拓了日後文學的道路。

威廉的母親安·顧克森是佩陵斯窗簾布店老板的女兒。表面上看來，她只是一個生意人的女兒。但是，威廉外祖母的娘家是個大戶人家，對於她嫁給窗簾布店的老板並不太滿意，所以威廉的外祖母非常費心的教育兒女，希望以後出人頭地，在親友面前爭口氣。日後，三個孩子都有所成。長子過繼給娘家繼承財產，次子獻身於教會，女兒出嫁個年輕又聰明的律師，也就是威廉的父親。威廉童年時代不但有好的祖父母，還有負責任的外公婆可以依靠，再加上羅德家族的照顧，所以小威廉的童年無憂無慮，十分快樂。

親戚環境好，來往走動自然也多。威廉·華茲華斯則在早年的回憶錄上就曾提及他與妹妹到舅舅家做客的往事。他是這樣記載的——

「當妹妹初次聽到海濤拍岸，看見波瀾起伏的海景之時，震撼得潸然淚下……我們兄妹常提這件往事，由此可見妹妹有很敏銳的感性。」

妹妹桃樂絲是威廉童年的最佳良伴，他們經常在海濱嬉戲遊玩。威廉自己回憶說：他四、五歲時，常常光著身子在海邊跑來跑去。對一個保守又傳統的英國家庭來說，威廉是擁有許多自由的，在幾個兄弟姊妹之中，威廉最野，不像大哥理查那麼穩重或弟弟約翰那麼安靜，甚或克里斯多夫的聰明保守，他是敏感又奔放的。

在威廉的『前奏曲』中所描述的童年生活，常提到自然界的美，山的雄偉、水的陰柔，也提到狂亂和騷動。其中有沉默的靜思也有撒賴式的豪哭。似乎連母親也無法駕馭他。也許是父親常出遠門，使他更猖狂，家人都拿他沒辦法。母親是個溫柔懂事的女人，非常了解他，並強調他的感性促使他發展自己的潛能。這一點，威廉對母親的啟發有著無盡的感激。在作品中，威廉卻很少提到父親。母親對他這種熱情、奔放、任性又敏感的個性非常擔心。她曾預言說威廉以後會是個極端人物，不是最好就是最壞。沒想到他母親的一句戲言竟然成真。

威廉第一個小學是在考克茅斯唸的。校長是道德低落、結婚四次的牧師。後來因為名譽太差

，終於被迫退休。小威廉在那兒並沒有學到什麼，如今也不知他當時究竟唸了幾年，只知道這是他此生所讀的第一所學校。

他的童年在考克茅斯及佩陵斯兩地輪流度過，理由至今已不明確。也許是母親認為外祖父母的教育好，送他去接受管教；也許是佩陵斯的學校好，可以多學些東西；也許是佩陵斯是個商業小鎮，不像考克茅斯是個鄉下地方，一旦在田野間玩開了，心就收不回來唸書。總之，這一切到如今都已不可考了。

佩陵斯是個很有風味的小鎮。主要是經營釀酒和各種生意，位於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地的交通要道上。外公的窗簾布店，就在鎮上的小紅磚房內。小桃樂絲每次去的時候，還幫著外婆照顧生意呢，其實店裏有許多幫手。他們兄妹還是被送到學校去唸書。鎮上的那所小學雖然不比家鄉的小學好多少，但校規要比家鄉的小學嚴格多了。

在外祖父母家做客的那段日子，他們兄妹結識了鄰居郝慶生家的女兒們，大家在一起玩並做了好朋友。

但奇怪的是，除了燈塔事件在「前奏曲」上有所記載之外，威廉幾乎沒有在「前奏曲」中提到任何關於佩陵斯的事情。

「燈塔」事件，可看出幼年的華茲華斯即有過人的敏感性。那天，未滿六歲的小威廉和一個老僕人一起爬山，走到一半，小威廉忽然走岔路，落了單，無意中走到一個發生過謀殺案的地點，該案早在十年前已結束，做案的人也已受到絞刑。那是個轟動一時的案子，小威廉常聽大人講

起，印象深刻，所以六歲的小威廉發現自己身在現場時，自然十分驚駭，轉身便拚命往回跑。一抬頭，他看見一個神秘的女孩，頭上頂著一壺水飄飄然地由山上走下來。他日後雖承認，當時不過是看到一個很平凡的景象，但那時因受了驚嚇，有如在幻覺之中。那種幻象的感受使威廉一生都不能忘懷。

許多研究華茲華斯的專家，考證又考證，分析他當時的心理，追述那謀殺案的始末，尋覓他潛意識內的自我。總之，鬧得天花亂墜，卻沒有具體的解釋，也許不過是像華茲華斯自己所說的一般平常。只是一件任何人均會碰上的普通小事，每個人若在記憶中搜尋，第一次受驚時的印象都會如此清楚地浮現於腦海中的。倒是所有研究華茲華斯的文獻中，均不約而同的證明「燈塔事件」是華茲華斯第一次體會到幻覺的經驗。日後，華茲華斯靈感來時，常會有短暫的片刻沉醉於這種幻覺的境界之中。

一七七八年，由留下的大筆醫藥賬單推測，得知小威廉的母親已開始纏綿病榻了。客人們認為這是因為她到倫敦遊玩受了風寒而引起的疾病。在當時，一個做小生意人家的女兒，與當律師的丈夫到倫敦去玩，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了。她在病床上躺了數月之後，便與世長辭。死時年僅三十幾歲，而小威廉才八歲。她死後葬在附近的墓地，墓址至今已不復存在。威廉日後回憶說——

「我對母親記憶不深，只有幾次印象比較深刻。最記得是每年復活節我要去教堂之前，她必定在我胸前別上一串香花。我還記得，有一次上課的時候，我走到校園旁的教堂，無意

中看到一個女人穿著白衣在贖罪，回去便將見聞告訴母親。母親起先非常贊同，希望我能以此爲鑑，自戒自律。但我又加一句說：「媽媽，她怎麼沒有像其他人所說的一樣，給我一個便士呢？」母親一聽即刻收回先前的稱許，連忙改變口吻說道：『如果你是爲了一個便士才去看人懺悔的，那你是應該失望的了！』」

威廉最後一次看見母親是他有一次匆匆跑過病房門口，向內望了一眼，看見躺在床上的母親。沒想到那竟是永別的一瞥。母親一死，他感情的支柱也隨之斷裂。自此之後，小威廉就更孤單無依了。五個可愛的兄妹，一夜之間失去了母親，從此相依爲命。

外祖父母因爲時常照顧這幾個孩子，所以女兒一死，就順理成章的將這幾個孩子接回家中。只是對頑皮、倔強的威廉不甚歡迎。威廉也有所感，常與外祖父母產生摩擦，跟大舅也合不攏，十分令他苦惱。他常常挨打，卻不因此認錯，反而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很性格。但也有一次在挨了一頓板子之後，獨自爬到閣樓上想自殺呢。

威廉對童年生活非常思念，常常回憶幼時趣事。他說——

「有一次我和哥哥在房中抽陀螺玩。那個房間的牆上掛滿了家人的畫像，我心血來潮地問哥哥說：『你敢不敢抽那畫上女生的裙？』哥哥說：『我不敢。』我說：『我敢，看準！』說完就朝畫上抽了數回。那次被罰的過程我如今已逐漸淡忘，但一定受了應受的處分。也結